京劇叢刊

第五集

蕭何月下追韓信

徐策跑城

春香鬧學



中國戲曲研究院編輯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京劇叢刊

第五集

中國戲曲研究院編輯



新文藝出版社

一九五三·上海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編輯凡例

一、編印『京劇叢刊』的目的，是爲了選擇中國京劇中的優秀劇本整理出版，供各地劇團和讀者們參考。

一、『京劇叢刊』所收的，多數是目前比較流行的京劇傳統劇本；但亦酌量選取一些目前雖不很流行而內容和表演藝術較優秀的值得推廣的舊有劇本，以及根據傳統劇目改編的劇本。（包括一部分京劇舞台上比較流行的崑腔劇本）

一、凡傳統劇本，都是根據目前舞台上流行的底本進行整理的。其中若有比較重要的改動，在每劇的『前記』或『附註』中均有所說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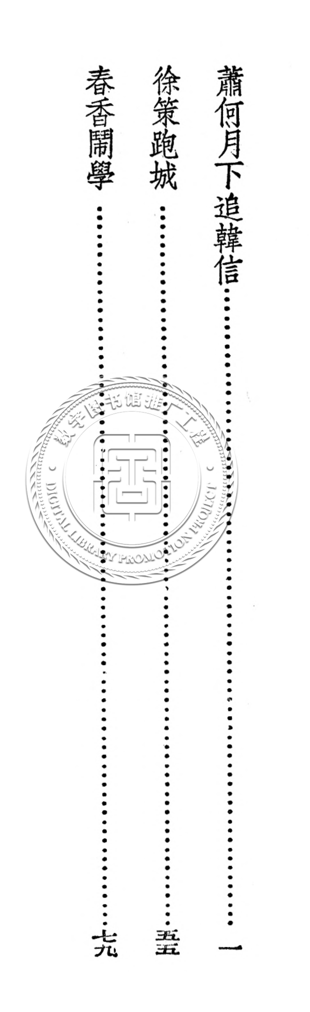
一、所有傳統劇本的整理工作，都吸收了對該劇的內容和表演方面有經驗的演員參加；並且，絕大部分經過了實驗演出。

一、我們曾力求以嚴肅謹愼的態度對待遺產，力求在去蕪存菁與小改的原則下進行整理工作，但編者與整理者能力有限，難免有不夠妥善之處，希望各地演員、專家和讀者們指正。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目次



蕭何月下追韓信

前記

『蕭何月下追韓信』是元曲中就已經有的一個劇目。它寫的是漢、楚相爭中的一段故事。劉邦被項羽貶爲漢王，急圖東歸，叫張良去物色一位元帥。張良看中了在項羽帳下懷才不遇的韓信；以角書爲憑，請他去見劉邦。韓信很自負，到了漢中，不屑以書自薦。丞相蕭何素知韓信有大才，屢次奏請重用他，但劉邦因韓信曾乞食漂母，受辱胯下，始終不予重用。韓信怒，棄官而去。蕭何聞訊急忙飛馬追趕，出城數十里，把韓信追了回來。劉邦終於拜韓爲元帥。

這個本子原是周信芳先生早年的創作，最近又經過他自己的整理。

蕭何月下追韓信

第一場

〔張良上〕

張　良：（唱西皮散板）

　　爲助沛公平四海，
　　天涯海角訪英才。

山人張良。火燒棧道之時，我與蕭何定下一計，尋訪興漢滅楚的大元帥。前在鴻門宴上，見韓信乃天下奇才，我不免以贈劍爲名，暗中勸他棄楚投漢，就此前往。

（唱搖板）假作賣劍把韓信拜，
　　明珠豈可久藏埋。（下）



第二場

（韓信上）

韓　信：（唱西皮散板）

滿腹經綸無處用，

何時展翅得淩空。

我，韓信。在項羽帳下，做一個執戟郎官，可恨他笑我無志無能，不加重用。

天哪，天！俺韓信何日才能出頭也！

（唱西皮散板）

懷才不遇心內痛，

明珠久埋塵土中。

（張良上，家院嗜上）

張　良：（唱西皮散板）

蓋世英才當器重，

特來訪尋大英雄。

門上有人麽？

家　院：作甚麽的？

張　良：煩勞通稟，淮陰故友求見。

家　院：請稍待。——啓家爺，淮陰故友求見。

韓　信：啊！俺韓信在此，並無相識，哪裏來的故友？見過此人，再作道理。——來，

說我有請。

家　院：是。——家爺有請。（下）

韓　信：鄉親在哪裏？

張　良：故友在哪裏？

韓　信：請坐。

張　良：有座。

韓　信：我與仁兄素不相識，怎說故友？

張　良：久聞閣下乃蓋世奇才，故不遠千里而來，踵門拜訪。

韓信：誇讚了。旣蒙仁兄抬愛，就請明以教我。

張良：將軍有所不知，我有寶劍三口，一名天子劍，一名宰相劍，一名元帥劍，特來賣劍。

韓信：不知天子劍賣與何人？

張良：天子劍賣與漢王劉邦。

韓信：劉邦？唔。宰相劍呢？

張良：賣與丞相蕭何。

韓信：這元帥劍呢？

張良：將軍乃蓋世英才，就將此劍贈與將軍。

韓信：韓信有何德能，敢佩此劍？

張良：將軍乃蓋世奇才，可惜霸王不能重用！若能得遇明主，大展宏才，佩帶此劍無愧也。

韓信：告便。

張良：請便。

韓　信：哎呀且住！我觀此人，相貌堂堂，好像在哪裏見過，爲何一時想他不起？
哦……我想起來了。——你莫非是子房先生麼？

張　良：不敢，在下正是韓國張良。

韓　信：唔呼呀，失敬了。先生就是爲贈劍而來的麼？

張　良：霸王有勇無謀，目不識人，將軍終無可爲。將軍何不去投漢王，以伸大志。

韓　信：早有此心，怎奈無人引薦。

張　良：不妨事。我這裏有書信一封，去到褒中，先見蕭何，必然保薦與你。

韓　信：棧道燒絕，無路可通褒中，如何是好？

張　良：不妨事。我這裏有地理圖一本，按圖而行，可到褒中。

韓　信：多謝先生。你我哪裏相會？

張　良：將軍日後明修棧道，暗渡陳倉，復奪三秦，你我在咸陽相會。告辭了。

（唱西皮散板）

明修棧道爲疑陣，
暗渡陳倉復三秦。

韓　信：（接唱）張子房謀略高人一等，
　　　入褒中扶漢王建立奇勳。
〔張良下〕
〔韓信下〕

第三場

〔四侍衛、范增、陳平引項羽上〕

項　羽：（唱西皮流水）
　　　九戰章邯威名震，
　　　槍挑蘇角誰不聞。
　　　可恨韓生言不遜，
　　　殺此腐儒方稱心。

鍾離昧：（上）啓稟大王，韓生已死。

項　羽：（笑）啊哈哈……韓生已死，孤心安矣。

范　增：啓奏大王，大患不在韓生，乃在韓信也，望大王重用。

項　羽：噯，想那韓信，乞食漂母，受辱胯下，何足道哉！

范　增：大王既不重用，就該除却，以免後患。

項　羽：小小韓信，何足掛齒！不必多言，孤自有道理。（下）

（四侍衞、范增、鍾離昧同下）

陳　平：且住！范增老兒，屢次要害韓信，我不免與他報上一信便了。

（陳平下）

第四場

（韓信上）

韓　信：（唱西皮散板）

前與張良來約定，

無有路引怎脫身！

家　院：（上）陳大夫到。

韓　信：有請。

〔陳平上〕

陳　平：將軍！——將軍，大事不好！

韓　信：何事驚慌？

陳　平：今有范增屢次在大王面前，搬弄是非，要害將軍，你要準備才是。

韓　信：這，大夫你要救我一救啊。

陳　平：也罷，現有文憑路引在此，你快快逃走了罷。

韓　信：多謝大夫，後當圖報。

陳　平：好說，告辭了。（下）

韓　信：奉送。——且住！項羽不但不重用於我，反聽信讒言，意欲加害，此處不可久留，我不免投奔漢王便了。

〔韓信下〕

第五場

〔四侍衛、范增引項羽上〕

項　羽　（唱西皮散板）

江山已然歸一統，

全憑勇力成霸功。

〔鍾離昧上〕

鍾離昧：啓大王，韓信逃走了。

范　增：如何？

項　羽：啊！韓信竟敢反我！鍾離昧聽令，命章平帶領人馬，追趕韓信，不得有誤。

〔下〕

鍾離昧：領旨。

〔鍾離昧、四侍衛、范增分下〕

第六場

〔陳良上〕

陳　良：（唱西皮散板）

古道荒山無人往，

爲求衣食苦奔忙。

我，陳良。昨夜偶感風寒，身體有些不爽，我女兒叫我不要上山砍柴，只因家中寒苦，些須小病，算得甚麽，我不免山中走走。

（接唱）只爲砍樵山崗上，

謀生焉能怕虎狼。

〔韓信上〕

韓　信：（唱西皮散板）

山路崎嶇迷方向，

四顧無人心內慌。

且住！來在三叉路口，不知哪條道路，可通褒中。

陳　良：砍樵。（笑）哈哈哈……

韓　信：看那旁有一樵哥，待我上前問路。——樵哥請了。

陳　良：請了。壯士敢是迷失路途？

韓　信：正是失迷路途，但不知哪條道路，可通褒中？

陳　良：隨我來。那條小路可通褒中。

韓　信：多謝了。

（唱西皮散板）

多謝樵哥來指點。（下）

陳　良：（接唱）這位壯士貌不凡。

採樵已畢回家轉……

韓　信：（上唱）忽有一事上心間。

且住！後有追兵前來，若是樵哥對他言講，我的性命難保。項羽聞知此路，必然派兵把守，豈不就誤大計？——樵夫請轉。

陳　良：壯士爲何去而復轉？

韓　信：身後有人來了。

陳　良：哪裏？

韓信：看劍！（殺陳良）

（唱西皮散板）

非是韓信心太狠，
只爲追兵隨後跟。
忙將屍首掩埋定，……
有朝得志報大恩。

〔韓信下〕

第七場

〔四楚兵引章平上〕

章平：且住！行在此處，爲何不見韓信？不免回覆大王便了。

〔衆同下〕

第八場

〔四侍衛、旗牌引夏侯嬰上〕

夏侯嬰：（念引）君正臣賢，滅項羽，享樂豐年。

（念詩）項羽行霸道，諸侯怨聲高；

何日申兵討，滅楚顯英豪。

我乃滕公夏侯嬰。只因張良先生，尋訪興漢滅楚的元帥，尚未有消息到來，眼看君臣東歸無日。是我奉了蕭何丞相之命，設立招賢館，收羅天下賢士。——來，有人投効，速報我知。

〔韓信上〕

韓信：（唱西皮散板）

身有角書不肯獻，

方見英雄非等閒。

我若以書自薦，豈不被人恥笑。也罷，現有榜文，待我揭榜報効。

旗牌：何人揭榜？

韓信：淮陰人韓信。

旗　牌：揭榜人淮陰人韓信求見。

夏侯嬰：聞得韓信乞食漂母，受辱胯下，在項羽帳下爲執戟郎官，怎樣到此？也罷，既然招賢，何論貧賤，且看他才學如何。——來，喚他進見。

旗　牌：喚你進去。

韓　信：知道了。——參見滕公。

夏侯嬰：將軍可曾出仕否？

韓　信：也曾出仕。只因項羽不能重用，故而棄暗投明。

夏侯嬰：但不知你有何才能？

韓　信：兵書戰策，略知一二。

夏侯嬰：我却不信。

韓　信：兵書呵。（牌子）

夏侯嬰：果然將帥之才，有眼不識英雄，將軍莫怪。

韓　信：滕公少禮。

夏侯嬰：一同去見相國保奏，漢王必然重用。

韓　信：全仗滕公。

夏侯嬰：旗牌，後面備酒，與將軍接風。——請。

韓　信：請。

〔衆同下〕

第九場

〔蕭何上〕

蕭　何：（念引）褒中久困，何日裏，才定三秦。

（念詩）伴遷義帝都于彬，　月黑風高大江深，

海內臣民皆哀痛，　討伐獨夫起義兵。

下官，蕭何。可恨項羽，不遵懷王之約，自立爲西楚霸王，反將我主，封爲漢王，貶入褒中。只因張良先生，火燒棧道之時，言道尋訪興漢滅楚元帥，以角書爲憑，到如今無有音信；我命夏侯嬰，設立招賢館，收羅賢士。正是：千軍容易得，一將最難求。

夏侯嬰：（上念）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參見相國。

蕭　何：滕公少禮。不在招賢館，到此則甚？

夏侯嬰：招來一位賢士，報與相國知曉。

蕭　何：但不知賢士何名？

夏侯嬰：淮陰人韓信。

蕭　何：韓信……此人不得第之時，乞食漂母，受辱胯下，漢王也知此人，未必能重用罷。

夏侯嬰：此人雄才大略，若能重用，必建奇功。

蕭　何：也罷，待我面試其才。有請韓賢士。

夏侯嬰：是。——有請韓賢士。

韓　信：（內）來也。

（上唱西皮流水）

張良也曾對我講，

他道蕭何不平常。

且將角書藏身上，
看他可能識棟樑。
相國在上，韓信大禮參拜。

蕭　何：罷了。

韓　信：（怒）告辭。

蕭　何：且慢！察言觀色，賢士似有不悅之意。

韓　信：我有一言，請恕唐突之罪。

蕭　何：將軍若有高論，蕭何洗耳恭聽。

韓　信：相國容稟：昔日齊王好鼓瑟。晉有一賢士，善於鼓瑟。王坐於堂上，命鼓瑟之人，立於堂下。那賢士不悅，言道，今王坐而臣立，臣何自賤，甘爲王樂！相國，那鼓瑟之人尙羞立於王之側，何況韓信耳！

蕭　何：呀！

（唱西皮流水）

好一個聰明小韓信，

他將古人打動我的心。
他說我蕭何少恭敬。
將軍！
恕我蕭何未相迎。
請坐。不知將軍駕到，有失迎迓，望乞恕罪。

韓信：豈敢，久聞漢王聖明，丞相賢達，故不遠千里，特來投効。

蕭何：將軍雖有奇才，但是棧道燒絕，不能東歸，也是枉然。

韓信：（笑）哈哈，棧道燒絕，免項羽西顧之憂。瞞得了項羽，瞞不了我韓信耳。

蕭何：（笑）哈哈……！夏侯將軍，張良先生火燒棧道的時節，言道尋訪興漢滅楚元帥，以角書爲憑，到如今無有音信；我想韓將軍宏才大略，他不請，還請何人？嘿嘿！子房呀子房，你往日機警，這一回也失了機會了。

（唱西皮散板）
夏侯將軍忙修本，（轉向韓信）
今日相逢慰平生。（同下）

第十場

〔四太監、大太監引劉邦上〕

劉　邦：（念引）七雄龍爭，歸嬴秦，合久必分。

（念詩）先入咸陽除暴秦，項羽負約自稱尊。

強柔不敵且暫避，等待時機再縱橫。

孤，漢王劉邦。可恨項羽，不遵懷王之約，自立爲西楚霸王，將孤貶入褒中，封爲漢王。本當與他抗拒，怎奈兵力不足，故聽張良先生之言，暫居褒中，歇兵養銳，以作東歸復仇之舉。幸喜如今兵精糧足，正可復奪三秦，還定咸陽；怎奈棧道燒絕，興漢滅楚元帥，尙未到來，張良又無音信，孤好生憂慮也！——內侍，傳旨下去，有本早奏，無本退班。

大太監：大王有旨，有本早奏，無本退班。

蕭　何：（內）蕭何有本啓奏。

大太監：啓大王，蕭何有本啓奏。

劉　邦：宣蕭何上殿。

大太監：大王有旨，蕭何上殿。

蕭　何：（內）領旨。

（上唱西皮慢流水）

我主爺起義在芒碭，
拔劍斬蛇天下揚。
懷王當年把旨降，
兩路分兵定咸陽；
先進咸陽爲皇上，
後進咸陽扶保在朝綱。
也是我主洪福廣，
一路上得遇陸賈酈生與張良。
秋毫無犯軍威壯，
我也曾約法定過三章。

項羽不遵懷王約，
反將我主貶漢王。
今日褱蕭何見良將，
但願得言聽計從、重整漢家邦、一同回故鄉。
撩袍端帶金殿上，
揚塵舞蹈見大王。
臣蕭何見駕，大王千歲。

劉　邦：平身。

蕭　何：千千歲。

劉　邦：上殿有何本奏？

蕭　何：夏侯嬰在招賢館得來一賢士，特來保薦。

劉　邦：賢士何名？

蕭　何：淮陰人韓信。

劉　邦：韓信？我想此人不得第之時，乞食漂母，受辱胯下，出身微賤，若用此人爲

將，三軍不服，諸侯訕笑。豈不被項羽笑孤爲盲人耶！

蕭何：古之大將，出身微賤者多，韓信蓋世奇才，若棄之不用，我君臣東歸無日了！

（唱西皮散板）

大王不用韓信將，

君臣無日轉回鄉。

劉邦：依卿所奏，宣韓信上殿。

蕭何：領旨。——大王有旨，夏侯嬰帶韓信冠帶上殿。

〔夏侯嬰、韓信同上〕

夏侯嬰：（念）招來賢良將，

韓信：（念）上殿見漢王。

夏侯嬰：夏侯嬰。

韓信：韓信。

夏侯嬰韓信：（同）參見大王千歲。

劉邦：平身。

夏侯嬰
韓信：（同）千千歲。

劉邦：卿千里而來，未見才能，難以重用，今命你爲連厫官，試看你能否勝任。

蕭何：慢來。大王命他爲連厫官，豈不是大才小用啊！

劉邦：容孤思之。

〔劉邦下，四太監、大太監隨下〕

蕭何：啊呀呀，大才小用了！

〔四侍從上〕

韓信：暫且上任，再作道理。

蕭何：順轎。

〔上轎，衆同下〕

第十一場

〔四太監、大太監引劉邦上〕

劉邦：（唱西皮散板）

芒碭起義曾聚衆，……

（接唱流水）

遵奉王約入關中。

心想滅秦歸一統，

誰知楚漢又爭鋒。

鴻門宴、命險送，

項羽稱王諸侯封。

到如今張良無音訊，

不由孤終朝每日愁鎖眉頭思太公；

兒女情腸心酸痛……

英雄氣短眼望東。

宣蕭何上殿。

大太監：大王有旨，宣蕭何上殿。

蕭　何：（內）領旨。

（上念）一自相逢契合深，堪嘆英雄少知音。——參見大王。

劉　邦：平身，賜座。

蕭　何：謝座。

劉　邦：咳！

蕭　何：大王爲何長嘆？

劉　邦：只因張良先生，尋訪興漢滅楚元帥，至今杳無音信，孤終日思念太公夫人，意欲東歸，又無善策，故而煩悶。

蕭　何：哈哈，臣保薦一人，不但太公夫人可見，三秦可得，項羽可滅，天下在掌握之中。

劉　邦：既有此人，現在何處？

蕭　何：現在褒中。

劉　邦：他叫何名字？

蕭　何：這……不說也罷。

劉　邦：却是爲何？

蕭　何：說出來，大王又要說他，出身微賤，不肯重用呢。

劉　邦：眞是賢士，那有棄而不用之理。

蕭　何：當眞用他？

劉　邦：當眞用他。

蕭　何：果然用他？

劉　邦：果然用他。

蕭　何：韓信哪。

劉　邦：咳！想那韓信，自身尙不能謀，豈能當此重任。封他爲連廒官，恐他也不能勝任罷？

蕭　何：大王封他爲連廒官，到任之後，將一月所積公文事件立刻迅速辦理完畢，屬下人等，盡皆歎服。

劉　邦：一節之事，何足道哉。

蕭　何：只此一節，可見他滿腹經綸。

劉　邦：既然丞相稱讚，就陞他爲治粟都尉。

蕭　何：治粟都尉，還是大才小用啊！將他宣上殿來請他作大將。

劉　邦：容孤思之。

〔劉邦下，四太監、大太監同下〕

蕭　何：啊呀！

（唱西皮搖板）

蕭何二次薦韓信，
千言萬語王不聽；
如今大才小用了，
君臣何日轉回程。

〔蕭何下〕

第十二場

〔鄉民甲與四鄉民同上〕

鄉民甲：啊，列位請了。我們往年納糧，費盡了周折；自從韓大老爺接任以來，一切之

事，迅速辦理，甚是方便，對我們還有許多幫助。若是韓大老爺陞任到別處，我們豈不又要受罪？我等速速去見相爺，留他在任，豈不是好？

衆鄉民：好好好，一同前往。——裏面有人麽？

家　院：（上）哪裏來的？

衆　　：我等要叩見相國。

家　院：少站。

衆　　：是。

家　院：有請相國。

蕭　何：（上）何事？

家　院：衆鄉民求見。

蕭　何：喚他們進來。

家　院：喚你們進見。

衆　　：是。——參見相爺。

蕭　何：罷了，起來，到此何事？

鄉民甲：啓稟相爺，我們往年納糧，費盡了周折；自從韓大老爺接任以來，一切之事，迅速辦理，對我們還有許多幫助。聞聽韓大老爺要陞任到別處，故而前來留他，望丞相允准。

蕭　何：韓大老爺豈可大才小用？

衆　：相國不肯，我們就跪求了。

蕭　何：慢來慢來，你等暫且回去，我自有安排。

衆　：是。——這就好了。（同下）

蕭　何：啊呀！韓信上任未久，深得民心；今日無事，不免上殿三次保薦。——左右，打道上朝。

〔四侍衞上，蕭何出門上轎，同下〕

第十三場

〔四太監、大太監引劉邦上〕

劉　邦：（唱西皮流水）

今觀江河皆無恙，
連日夢兆俱不祥；
角書未到心惆悵，
快宣蕭何作商量。

大太監：蕭何上殿。

蕭　何：（內）領旨。

（上唱西皮搖板）

蕭何三次薦韓信，
言聽計從早回程。
蕭何參見大王千歲。

劉　邦：平身賜座。

蕭　何：謝座。宣臣進宮，有何國事議論？

劉　邦：孤連日夜得惡夢，恐有不祥，故而心中煩悶。

蕭　何：大王連日夜夢不祥，臣倒想起一輩古人來了。

劉　邦：哪輩古人？

蕭　何：大周駕下有一鎭諸侯，名曰齊景公，夜夢上山見虎，入草見蛇；他駕前有一賢臣名曰晏平仲，命晏子圓解。那晏子奏道，上山見虎，入草見蛇，何謂不祥，我國中倒有三不祥。

劉　邦：哪三不祥？

蕭　何：有賢士不知，一不祥；知而不用，二不祥；用而不能重用，三不祥。大王此夢與齊景公一般無二。

劉　邦：相國說那裏話來，孤自入褒中以來，立下招賢館，收羅賢士，若有賢才，孤當重用，怎奈無有賢士耳。

蕭　何：哈哈，眼前有一賢士，大王不用啊。

劉　邦：他叫何名字？

蕭　何：這……不說也罷。

劉　邦：爲何不說？

蕭　何：我若說出來，大王又要說他出身微賤，不肯重用啊。

劉　邦：若有賢才，孤當重用。

蕭　何：用他？

劉　邦：用他。

蕭　何：用他？

劉　邦：用他。

蕭　何：韓信哪。

劉　邦：咳！我想韓信，自到褒中以來，陞官兩次，也就是了；相國爲何苦苦的保奏？

蕭　何：他非百里之才，大才小用，豈不可惜！

劉　邦：也罷，等候張良先生角書到此，再作道理。

蕭　何：等不及了，快快宣他上殿，拜他爲大將。

劉　邦：退班！

〔劉邦下，四太監、大太監同下〕

蕭　何：咳咳！

（唱西皮搖板）

三次保薦成畫餅，

枉費蕭何舌與唇。

〔蕭何下〕

第十四場

〔韓信上〕

韓　信：（唱西皮散板）

三次保薦王不用，

有何面目留褒中。

且住！多蒙相國屢次保奏，怎奈漢王執意不聽，有何面目，留在褒中！我不免寫下詩句，棄官逃走，看蕭何追是不追。

〔家院暗上，韓信脫衣背劍〕

韓　信：溶墨伺候。待我題詩一首。（牌子，寫詩）帶馬。

〔家院帶馬，韓信上馬，圓場，門官上，韓信出城下，門官下〕

第十五場

〔家院上〕

家　院：且住！韓將軍棄官逃走，不免報與相國知道。——有請相爺。

〔蕭何上〕

蕭　何：何事？

家　院：啓相爺，大事不好了！

蕭　何：何事驚慌？

家　院：韓將軍棄官逃走。

蕭　何：（驚）帶路！

〔圓場，看詩大驚〕

蕭　何：嘿嘿，韓信去了！——家院，韓將軍怎生打扮，往哪道而去？

家　院：跨下青鬃馬，身背寶劍，直奔東門而去。

蕭　何：好，待我東門問個明白。

家　院：待小人與相爺備馬。

蕭　何：我等不及了！

〔家院下〕

蕭　何：且住！韓信不辭而別，君臣東歸何日！我不免去到東門，問個明白，再作道理。

（唱西皮搖板）

聽說韓信他去了，
不由蕭何心內焦，
頭上整整烏紗帽，
身上撩起紫羅袍。
三番兩次把韓信保，
大王不用爲哪條？
此番韓信追得到，
同心協力扶漢朝；

此番韓信追不到，
這萬里江山一旦抛！
急急忙忙往前跑，
〔圓場，跌倒〕
啊唷……！
（接唱）來到東門問根苗。
門　官：（上）參見相國。
蕭　何：罷了。你可曾看見一位將軍，身背寶劍，跨下青鬃馬，由此道而去呀？
門　官：有的，過去一日了。
蕭　何：這……
夏侯嬰：（內）相國慢走。
〔上，下馬〕
啓稟相爺，大事不好！
蕭　何：何事驚慌？

夏侯嬰：韓將軍逃走了。

蕭　何：我，我我（奪馬）我……知道了！（上馬踢夏，出城下）

夏侯嬰：（起立）這是甚麽緣故？——帶……馬。

門　官：是是。

〔門官帶馬。夏侯嬰上馬踢門官，出城下，門官隨下〕

第十六場

〔樵夫上〕

樵　夫：（唱西皮搖板）

採樵已畢下山道，

〔韓信上，過場下〕

樵　夫：（接唱）馬走如飛是英豪。

蕭　何：（內）馬來。

〔上，看兩邊〕

（唱西皮倒板）

催馬加鞭迷了道，

樵　夫：叽……

蕭　何：呀！

（接唱西皮搖板）

我不免向前問一問樵。

喂，樵子請了。

樵　夫：請了。

蕭　何：你可曾看見一位將軍，跨下青鬃馬，身背寶劍，喏喏喏，由此道而去啊？

樵　夫：有的，如今已過五十餘里了。（下）

蕭　何：呀！

（唱西皮搖板）

聽說去了五十遙，

又見月影上樹梢；

忽然間想起了我的腹中飢了，
縱然是餓死我也要追趕英豪。

〔蕭何下〕

第十七場

〔韓信上『趟馬』，圓場下。蕭何上『趟馬』，圓場下。夏侯嬰上『趟馬』，圓場下〕

第十八場

〔韓信上，作臨絕道徘徊狀〕

蕭　何：（內）將軍慢走！

〔上，同走圓場，蕭何落帽，跌下馬〕

韓　信：（扶蕭何起立）相國，相國。

蕭　何：（抓韓）韓……將軍，你……絕人太甚哪！

韓信：啊。

蕭何：你……爲何不辭而別了？

韓信：這個……相國！想我韓信，自到褒中以來，蒙相國恩待，連保三本，怎奈漢王不允，有何面目留在褒中。情願去歸故里，耕種爲本。相國之恩，容圖後報。

蕭何：韓將軍，將軍哪！你有管樂之才，伊呂之志，我連保三本，大王說你出身微賤，不肯重用，怒惱將軍，投奔家鄉，我聞聽此言，急急忙忙追趕前來。將軍，暫息雷霆之怒，隨我回去，我以全家力保將軍；大王再若不用，我與將軍一同走。將軍千不念，萬不念，請念你我一見如故——

（唱二黃頂板）

是三生有幸，

天降下擎天柱保定乾坤；

全憑着韜和略將我點醒，

我也曾連三本保薦於漢君。

他說你出身微賤不肯重用，

那時節怒惱將軍、身背寶劍、跨下戰馬，出了東門。
我蕭何聞此言雷轟頭頂，
顧不得山又高、水又深、山高水深、路途遙遠、忍飢挨餓、來尋將軍。
望將軍你還念我蕭何的情分，
望將軍、且息怒、暫吞聲，你莫發雷霆、隨我蕭何轉回程，大丈夫三思而行。

韓信：（唱二黃原板）

相國恩情感不盡，
去志已決不回程；
既然功名無我分，
情願老死在淮陰。

蕭何：（唱二黃搖板）

千言萬語他不肯，
倒叫蕭何無計行。

沒奈何上前來雙膝跪定，
不看蕭何看生靈。

韓　信：（唱二黃搖板）
張良道他扶漢鼎，
話不虛傳果是眞。
請起。（扶蕭起立）

蕭　何：將軍，我們一同回去吧。

韓　信：若是漢王再不肯用呢？

蕭　何：大王若再不用，我和將軍同走。

韓　信：我有一物，請丞相獻與漢王。

蕭　何：何物？

韓　信：（遞角書）請看。

蕭　何：（接看）呀！
（唱二黃搖板）

一見角書心不明，

蕭何倒做懵懂人；

低下頭來暗自忖，……

韓　信：（接唱）待我說明莫疑心。

相國不必懷疑，這角書就是張良先生付與我的，也是張良先生叫我來的。

蕭　何：旣有這封書信，爲何不早獻？豈不免了我許多的唇舌。

韓　信：我若以書自薦，豈不被人恥笑我無能也！

蕭　何：英雄本色，令人可敬。

夏侯嬰：（內）馬來。

（上）相國，韓將軍他可回去？

蕭　何：不但回去，還有一件大大的喜事呢。

夏侯嬰：甚麼喜事？

蕭　何：拿去看來。（遞信）

夏侯嬰：（接信，看）這不是張良先生的角書麼？

蕭　何：正是，韓將軍就是張良先生薦來的。

夏侯嬰：他何不早獻？

蕭　何：啊呀，你好糊塗呀！他若以書自薦，豈不是失了大將軍的身份哪！

〔拾帽，藏書，戴帽〕

夏侯嬰：趁此一輪明月，速速趕回，免得大王掛念。

蕭　何：將軍請。

〔同拉馬〕

韓　信：相國，滕公請。——正是：

二公可算是賢臣，

不辭戴月與披星。

蕭　何：蕭何月下追韓信，

夏侯嬰：留得美名萬古存。

〔同上馬，下〕

第十九場

〔四太監引劉邦上〕

劉　邦：（唱西皮散板）

連日思歸心煩悶，
不知何日轉回程。
張良此去無音信，
缺少滅楚大將軍。

大太監：（上）相國逃走。

劉　邦：啊！有這等事，速去打探回奏。

大太監：領旨。（下）

劉　邦：且住！我與蕭何，起自沛豐，患難之交，情同骨肉，他豈能逃走？況且一概大事，由他辦理，他今一去，失了孤的左右手，呵呵，大事去矣！

大太監：（上）啓萬歲，相國回來啦！

劉　邦：奇怪呀！宣他上殿。

大太監：蕭何上殿。

蕭何：（內）領旨。

（上）參見大王。

劉邦：嘟！你爲何逃走啊？

蕭何：起自沛豐，蒙大王待如手足，又加我首相之職，我爲甚麼逃走啊！

劉邦：你不逃走，往哪裏去了？

蕭何：追大將去了。

劉邦：那個大將？

蕭何：韓信哪。

劉邦：諸將逃走，你未追趕，爲何獨追韓信？

蕭何：諸將易得，韓信難尋。

劉邦：追他回來作甚？

蕭何：作大將呀。

劉邦：我不用韓信，另薦一個吧。

蕭何：不用韓信，另薦一個，薦哪一個好？（想）哦，有了。

劉　邦：哪個？

蕭　何：韓信哪。

劉　邦：又是韓信，我定不用他，另薦一個。

蕭　何：啊呀呀，就是不用韓信。另薦一個，叫我薦哪一個好？（想）有了！

劉　邦：哪個？

蕭　何：韓信哪。

劉　邦：咳！又是韓信！我想韓信，母死不能葬，乃無能也；寄居亭長，乞食漂母，乃無恥也；受辱胯下，一市皆笑，乃無勇也；任楚三年，官止執戟，乃無用也！想這樣無能無恥無勇無用之人，我若用之，孤定被楚兵擒獲，連我三十萬士卒性命，也斷送他手！

蕭　何：孔子被困陳蔡，非無能也；匡人圍困，非無勇也；卒老於行，非無用也；乞食漂母，受辱胯下，乃英雄未遇其時；在霸王帳下，爲執戟郎官，乃英雄未得其主；想他這樣雄才大略，你捨之不用，叫爲臣還薦哪個啊。

（唱西皮搖板）

劉　邦：（接唱）大王不用小韓信，
看來無人掌三軍。
受辱胯下成話柄，
可見無學又無能。
天下賢士皆可用，
韓信不可掌三軍。

蕭　何：啊呀！
（接唱）大王執意不用信，
倒叫蕭何無計行。

罷！
倒不如告職歸原郡……
〔摘帽見角書〕

咦！
（接唱）險些忘了大事情。

大王，臣另薦一個來了。

劉　邦：不用說，又是韓信哪。

蕭　何：這一回不是韓信了。

劉　邦：不是韓信，定是姓韓。

蕭　何：甚麽姓韓，臣保薦張良。

劉　邦：啊呀呀，張良先生，乃是孤的心腹之人，何用你舉薦哪。

蕭　何：不是啊，張良先生，臨行之時，對大王言道，要尋訪興漢滅楚元帥，以角書爲憑，哪哪哪，這個元帥他來了。

劉　邦：哦，現在哪裏？

蕭　何：現在褒中。

劉　邦：叫何名字？

蕭　何：哈哈，韓信哪！

劉　邦：哎！又是韓信，孤不聽你的謊言。

蕭　何：爲臣焉敢謊奏，有角書爲憑。

劉　邦：書信何在？

蕭　何：角書在此，大王請看。

劉　邦：待孤看來。果然是張良先生薦來的，快快宣他上殿，拜爲大將。

蕭　何：且慢！大王平日，傲慢無禮，如今欲拜大將，如呼小兒，他還是要走的呀！

劉　邦：依相國之見？

蕭　何：必須要高築將台，大王齋戒沐浴，賜他虎符金印，滿營將官，聽他一人節制，登台拜將，方是待賢之理。

劉　邦：一切之事，命卿辦理。啊呀卿家呀！你爲我劉邦，受了千辛萬苦，我劉邦若能統一天下，我與你富貴相共，永不食言。

蕭　何：謝大王！謝大王！謝大王！（跪走）

〔四太監、大太監引劉邦下〕

蕭　何：啊呀，不容易得很啊！（笑）哈哈……！

〔蕭何下〕

第二十場

〔八軍士、八大將、四太監、大太監、蕭何、韓信、夏侯嬰、劉邦同上。劉邦拜印〕

劉　邦：正是：將軍登台掛帥印，

蕭何
韓信：（同）指日興兵滅三秦。
夏侯嬰

〔衆同下〕

—劇　終—

徐策跑城

前記

『徐策跑城』是民間傳說『薛家將』中的一節。薛仁貴的後代被奸臣張泰等陷害，全家抄斬。同情薛家遭遇的徐策，用自己的孩兒代刑，換下了薛猛的孩兒薛蛟，將他扶養長大，叫他到韓山下書，約同他正在招兵買馬的嬸母紀鸞英發兵報仇。紀的丈夫薛剛原流亡在青龍會上聚集人馬，欲圖報仇，這時也到了韓山。大家見面以後，發兵進逼長安。徐策聞訊，喜極，不顧自己的衰老，親上城樓觀望。當允代爲上殿奏本，要求皇帝殺張泰爲薛家伸冤；否則，就讓大家殺入午門。見了薛家後代人物的英雄氣概，老徐策竟高興得連馬也不騎，轎也不乘，急急忙忙地上朝奏本。

這個本子是周信芳先生最近整理的演出本。

徐策跑城

第一場

〔薛剛上〕

薛　剛：（唱搖板）❶

心中祇把張泰恨，

害我薛家一滿門。

俺，薛剛。可恨朝中奸佞當權，爲了大鬧花燈之事，殺了我全家大小三百餘口。是我逃走在外，結合各路英雄，預備反唐報仇，聞得韓山有一女將，招兵買馬，也有反唐之意。俺在青龍會辭別衆家兄弟，前往韓山，假意投軍，探聽虛實，就此前往。

（唱搖板）

催馬加鞭往前進，
假意投軍探實情。（下）

第二場

（薛葵上）

薛　葵：（唱搖板）
山寨奉了母親命，
俺，薛葵。奉了母親之命，巡查山口，就此走走。
（接唱）前去巡山走一程。
耳旁又聽鑾鈴響，
那裏來了一個人。

薛　蛟：（內）馬來！
（上唱搖板）
加鞭催馬入山林，

薛　葵：呔！少要前進。

薛　蛟：（接唱）

莫非松林有歹人？

薛　葵：呔！你是何人，竟敢擅闖韓山？

薛　蛟：俺到山上有事，你問俺何來？

薛　葵：你不說明，分明是奸細，待我將你拿下。

薛　蛟：看你這個樣兒，是要動武麽？待俺下馬。（小圓場，下馬）我倒要看看你有多大本領。

薛　葵：好小子招打。

〔開打，薛葵敗〕

薛　蛟：起來。

薛　葵：我不起來。

薛　蛟：你爲甚麽不起來？

薛　葵：我起來你還是要將我打倒，故而我不起來。

薛　蛟：我有事在身，如若不然，定要你的性命。（拉馬下）

薛　葵：好小子，眞厲害！我看他一定是奸細，待我由後山繞回，報與我母親知道。

（下）

第三場

〔紀發上，四兵士、四女兵、韓龍、韓虎引紀鸞英上〕

紀鸞英：（『點絳唇』）

（念詩）可恨奸賊太不仁，　害我薛家一滿門，

韓山聚起人和馬，　要與薛家報寃恨。

俺，紀鸞英。祇因薛剛大鬧花燈，逃至我莊，爹娘將我許配薛剛。可恨張泰，抄殺我莊，夫妻失散。我逃至韓山，招兵買馬，但等兵精糧足，殺進京城，報仇雪恨。今日升帳，——左右，伺候了。

〔薛蛟上，下馬〕

薛　蛟：來此寨門。——哪位聽事？

韓　龍：你是做甚麼的？

薛　蛟：奉了徐策相爺之命，前來下書。

韓　龍：少候。——啓稟夫人，徐策相爺差人前來下書。

紀鸞英：喚他進帳。

韓　龍：夫人喚你，隨我進見。

薛　蛟：參見夫人。

紀鸞英：你是奉何人所差？

薛　蛟：徐老相爺所差。

紀鸞英：可有書信？

薛　蛟：書信在此。

紀鸞英：呈上來。徐老相爺有書前來，待我拆書一觀。（看信）呀，你是我侄兒薛蛟。

薛　蛟：正是，你就是三嬸母。

紀鸞英：（哭）唉呀，侄兒呀！

薛　蛟：嬸母娘呀！

薛　葵：（上）咳！母親，你爲何與他抱頭痛哭？

紀鸞英：兒呀，此乃是徐老伯父用親生之子，調換下來的薛蛟哥哥。上前見過。

薛　葵：咳，打了半天，打出個哥哥來了，這才是拳頭不睁眼。

薛　蛟：專打自己人。

薛　葵：哥哥，我看你沒有吃飯吧？

薛　蛟：倒也餓了。

紀鸞英：帶他後面用飯去吧。

薛　葵：哥哥，隨我來。

〔薛蛟、薛葵下〕

薛　剛：（上）來此已是寨門。——哪位聽事？

韓　龍：做甚麽的？

薛　剛：聞聽此處，招軍買馬，我是前來投軍的。

韓　龍：候着！——啓稟夫人，投軍人在外要見。

紀鸞英：喚他進來。

韓　龍：夫人喚你，小心去見。

薛　剛：投軍人參見夫人。

紀鸞英：且住，看此人好像我夫君模樣，待我冒叫一聲。——你莫非是薛剛？

薛　剛：你莫非是我妻紀鸞英？

紀鸞英：三少王爺！

薛　剛：（哭）夫人，夫人吶！

〔薛葵、薛蛟上〕

薛　葵：呔！母親，你抱着這大漢啼哭，成何體統！

紀鸞英：嗯！這是你爹爹到了。

薛　葵：咳！咱老子一生一世，就是沒有甚麽爹爹。

紀鸞英：爲人哪有無父之理！這是你爹爹薛剛，上前拜見。

薛　葵：哦！他當眞是我的爹爹。

紀鸞英：正是。

薛　葵：好！咱老子取菱花和他（指剛）照上一照，他要像咱老子的老子，他就是咱

老子的老子；他要不像咱老子的老子，老子就是他的老子。

薛　剛：嘿！

〔葵取鏡子同照〕

薛　剛：好黑的小子。

薛　葵：好黑的老子。

薛　剛：好黑的小子。

薛　葵：好像一個煤炭窰裏燒出來的阿！

薛　剛：（唱搖板）

父也黑來子也黑，

薛　葵：（接唱）父子好比兩塊煤。

薛　剛：（接唱）回頭再對夫人問，

韓山現有多少兵？

紀鸞英：（接唱）韓山現有三千七百人和馬。

薛　剛：（接唱）青龍會還有八百兵。

紀鸞英：（接唱）兩下人馬合一處。

薛　剛：（接唱）殺上天子午朝門。

待我修書，聚齊人馬，也好與薛家報仇。——溶墨伺候。（寫信）何人前去青龍會下書？

紀鸞英：（接書）韓龍聽令，前往青龍會下書。

韓　龍：遵命。（下）

紀鸞英：侄兒，見過你三叔父。

薛　蛟：參見三叔父。

薛　剛：這是何人？

紀鸞英：這就是徐老伯父用親生之子，在法場之上，調換下來的薛蛟孩兒。

薛　剛：倒也長成人了，但不知徐老伯父可好？

薛　蛟：我父倒也康健。

薛　剛：到此則甚？

薛　蛟：前來搬兵，與我家報仇。

薛　剛：就令侄兒回轉長安，報與徐老伯父，就說大兵卽日就到。

薛　蛟：得令。（下）

薛　剛：夫人聽令：傳下令去，整頓人馬；但等各路兵到，兵發長安。

〔衆同下〕

第四場

〔徐策上〕

徐　策：（念）嬌兒去搬兵，未見轉回程。

院　子：（上）有事忙通報，無事不亂言。——啓稟相爺，韓山發來人馬。

徐　策：哦！韓山發來人馬，帶馬敵樓一觀。

（唱搖板）

忽見家院報一信，

言道韓山發來兵。

叫家院帶過了爺的馬能行，

（上馬，圓場，上城）

（接唱）看是何人到來臨。

薛　蛟·（上唱搖板）

馬不停蹄到柳林，

叫聲爹爹快開城。

院　子：啓相爺，小將跪城。

徐　策：哦！

（唱倒板）

忽聽得家院一聲稟，

呀！

（唱垛板）

老徐策，我站城樓，我的耳又聾，我的眼又花，我的耳聾眼花看不見

城下兒郎哪一個跪在城邊。

我問你，家住哪府哪州並哪縣？

哪一個村莊有你家門。
你的爹姓甚？你的母姓甚？
你們弟兄排行第幾名？
你說得清道得明，
放下吊橋開城門，放你進城。
你若是說不清來道不明，
要想開城萬不能（行腔）。你報上花名。

（向院子）你聽着一些。

薛　蛟：（唱搖板）
爹爹把兒忘懷了，
兒是薛蛟到來臨。

院　子：相爺，他是少爺回來了。

徐　策：哦！他是少爺。——哎呀兒吓！（在城上，欲抱，院子扶住）

院　子：相爺小心。

徐　策：哦！嘿嘿嘿！

（唱搖板）

家院與我城開定，

〔開城，出城，蛟跪，徐策扶起〕

（接唱）韓山發來多少兵？

薛　蛟：（接唱）韓山發來三千七百人和馬；

青龍會還有八百兵。

徐　策：（接唱）領兵的元帥哪一個？

哪一個做了前站先行？

薛　蛟：（接唱）前站先行孩兒做。

徐　策：哦！你是先行官，（向院子）有一個先行官的樣兒呀！

薛　蛟：（接唱）領兵元帥三叔親。

徐　策：哪一個三叔親？

薛　蛟：薛剛三叔父來了。

徐　策：薛剛來了？

薛　蛟：正是。

徐　策：好！喚他前來。

薛　蛟：有請三叔父。

〔四兵士、四女兵、韓龍、韓虎、薛葵、紀鸞英、薛剛上〕

薛　剛：（唱搖板）

忽聽蛟兒一聲請，

薛　蛟：我家爹爹在此。

薛　剛：（接唱）翻身下馬進柳林。

走上前來忙跪定，

問聲伯父可安寧？

薛　蛟：三叔父來了。

徐　策：這是何人？

薛　蛟：此乃我三嬸母。

徐　策：三夫人請起。

紀鸞英：謝叔父。

徐　策：（抓住薛剛）你是薛剛？

薛　剛：正是侄兒。

徐　策：好奴才！

薛　葵：啊！

徐　策：（唱搖板）

一見薛剛咬牙恨，

不由老夫動無名——

三杯黃酒入了肚，

害了全家一滿門。

我恨你不過下口咬，

〔半圓場，薛葵舉鎚欲打徐策，紀鸞英攔住〕

（接唱）　他薛家又出了闖禍的精。

薛　剛：哇！

（唱搖板）

伯父一言出了唇，

罵得黑臉又轉青。

魁兒帶過了烏騅馬，

〔四兵士、四女兵、韓龍、韓虎、薛葵、紀鸞英下〕

（接唱）　殺上天子午朝門。

〔薛剛下，薛蛟提槍欲上馬〕

徐　策：（拉住薛蛟的槍）你要作甚？

薛　蛟：殺進午門，與我薛家報仇。

徐　策：你當初爲甚麼不報仇？

薛　蛟：當初無有三叔父的將令。

徐　策：哦！當初無有三叔父，你不報仇；如今有了你三叔父，就不聽爲父的言語！

好好好！你要造反，却也不難，來來來，一槍將老父刺死，然後再反。

薛蛟：（拉槍）爹爹，孩兒不反了。
徐策：不反了？
薛蛟：不反了。
徐策：不反了？
薛蛟：不反了。
徐策：不，不，不，不反了？
薛蛟：不反了。
徐策：喚他回來。
薛蛟：是。
徐策：喚他回來。
薛蛟：是。
徐策：哼！（擲槍）大膽的奴才！
薛蛟：叔父請轉。
〔薛剛等上〕

薛　剛：（唱搖板）

翻身下馬把話論，
尊聲伯父你是聽。
大鬧花燈孩兒錯，
爲何殺我一滿門？
三月孩童有何罪？
腰斬三截爲何情？
老伯父思一思來想一想！（拭淚）
叫兒心疼不心疼。

徐　策：你們爲江山？
薛　剛：不爲江山。
徐　策：爲社稷？
薛　剛：不爲社稷。
徐　策：爲着何來？

薛　剛：與薛家報仇。

徐　策：也罷，老夫上殿，啓稟天子，萬歲若准了本章，拿住奸黨，與你薛家報仇；倘若萬歲不准本章，你們再反不遲。

薛　剛：伯父，須要言而有信。

徐　策：嗯！我豈能失信於你們！

薛　剛：啊！衆將官，將人馬倒退四十里。

〔薛剛等同下〕

薛　蛟：爹爹，倘若萬歲不准本章，那時節可能反哪？

徐　策：呃呃，那可以反。

薛　蛟：啊，那可以反，哈哈，我們要造反哪！（拉馬下）

徐　策：哈哈，他薛家的威風又來了。

院　子：相爺，此番上朝，還是騎馬，還是坐轎？

徐　策：老夫高興得很，要步行上朝，你準備一切，在朝房伺候。

院　子：遵命。（下）

徐　策：哈哈！老夫此番上殿，啓奏天子，准了本章，拿住奸黨，與薛家報仇；哎呀！
倘若萬歲不准本章，嘿嘿！長安城要有一場大熱鬧啊！待老夫上朝。
（唱原板）
報國忠良不可欺，
是非善惡人皆知。
血海寃仇終須報，
祇看來早與來遲。
薛剛在洋河把酒戒，
他爹娘壽辰把酒開，
三杯入肚出府外，
惹下滔天大禍災。
天佐、天佑俱打壞，
張泰門牙打下來；
太廟神像俱打壞，

太子的金盔落塵埃。
一家綁在西郊外，
三百餘口把刀開。
韓山發來人和馬，
韓山發來三千七百人和馬，薛蛟，薛葵，薛剛……（驚）
（接唱）青龍會還有八百兵。
（轉散板）
看看不覺天色晚，
急急忙忙步進城。
老夫上殿去奏本，
一本一本往上升。
萬歲准了我的本，
君是君來臣是臣；
萬歲不准我的本，

紫禁城殺一個亂紛紛。
往日行走走不動，
今日行走快如風。
三步當作兩步走，
兩步當作一步行。
急急忙忙往前進，

哦！嘿嘿！
（接唱）老夫上殿把本升。
〔徐策下〕

——劇終——

❶ 本劇唱詞均爲「高撥子」。

春香鬧學

前　記

『春香鬧學』是明代湯顯祖的名著『牡丹亭』中之一齣，原名『閨塾』。現在的流行本已較原著有所增補。劇情是：杜太守延請老儒陳最良，教女兒杜麗娘讀書，由丫環春香伴讀。活潑無邪的春香，不受塾規的拘束，在先生面前發出許多天眞的言詞，並作種種戲耍，使冬烘、古板的老師窘極，春香因而受到杜麗娘的痛責。可是當陳師離開書齋之後，原來責春香『脚不許把花園路踏』的杜麗娘，却偷偷地和春香商議，待杜太守外出，要一同去遊園了。

本劇是根據韓世昌先生的演出本，由韓先生和本院編輯處田淞共同整理的。整理時並曾吸取了中國京劇團演員雲燕銘的意見。

春香鬧學

〔春香上〕

春　香：（唱『一江風』）

小春香，
一種在人奴上，
畫閣裏從嬌養。
侍娘行，
弄粉調朱，
貼翠拈花，
慣向妝台傍。
陪她理繡床，

陪她理繡床，
又隨她燒夜香。
小苗條喫的是夫人杖。

（念詩）花面丫頭十三四，春來綽約省人事。
終須等個助情花，處處相隨步步覷。

我，春香。自幼服侍小姐，看她名爲國色，實守家聲，杏臉嬌羞，老成尊重。我家老爺延師教授，命我伴讀。昨日請下一位先生，叫呀……叫甚麽呀？……噢，叫陳最良。哎呀！那個老先生好不古板哪！老爺又對他說，倘若不到之處，只打春香這個丫頭。哎呀呀！我倒好笑，我春香豈是與他們出氣的！却不是我的晦氣。今早服侍小姐，早餐已過，叫我去看看先生可在學堂裏，……

（陳最良在內咳嗽聲）

春香：哎呀呀，你看那老人家，端端正正地坐老那裏。我不免請小姐上學。正是：
年光到處皆堪賞，說與癡翁總不知。（下）

〔陳最良上〕

陳最良：（念詩）吟餘改抹春前句，飯後尋思午晌茶。
　　蟻上案頭沿硯水，蜂穿窗眼咂瓶花。
我，陳最良。在杜衙設帳，教授小姐毛詩，極承老爺看待。今日早餐已過，怎麽還不見女學生上學？老夫人哪，你忒嬌養了。——啊，春香，春香！

春　香：（內）怎麽！

陳最良：請小姐上學呀！

春　香：（內）知道了，不勞先生吩咐。——有請小姐上學。

〔杜麗娘上〕

杜麗娘：（唱『遶地遊』）
　　素粧纔罷，
　　款步書堂下。

〔春香跑上〕

春　香：（接唱）對淨几明窗瀟洒。

杜麗娘：先生萬福。
陳最良：坐了。
杜麗娘：是。
春　香：春香見先生。
陳最良：罷了。
春　香：先生休怪呀！
陳最良：啊，哪個怪你呀？
春　香：不是啊，我同小姐來遲了些，先生豈不要怪麼？
陳最良：小姐來遲了些，不與你相干。過去。
春　香：是。
陳最良：女學生，凡爲女子者，鷄初鳴，咸盥漱、櫛笄，問安於父母；日出之後，各供其事。如今女學生旣以讀書爲事，須要早起，不可懶惰。
杜麗娘：是，以後不敢了。
春　香：啊先生，我同小姐今晚一夜不睡可好哇？

陳最良：爲何？

春　香：等到三更時候，就請先生上書，如何啊？

陳最良：唔，太早了。

春　香：你瞧哇，遲又不好，早又不好，這叫我們可就難了！

陳最良：多講！去！

春　香：（學陳最良）去！去！

陳最良：女學生，昨日上的書，可曾温熟麽？

杜麗娘：温習熟了，請先生講解。

春　香：先生，小姐說温習熟了，請先生講解講解。

陳最良：哦，小姐温習熟了？

春　香：温習熟了。

陳最良：春香，你呢？

春　香：我啊，我是爛熟的了。

陳最良：好，你也是爛熟的了？拿來背。

春　香：爛熟的了嘿，怎麽還要背！
陳最良：要背呀！
春　香：人家是爛熟的了嘿！
陳最良：越爛熟，越要背呀！
春　香：我是爛熟的了，還要背！（想）——啊小姐，先生叫你背書。
杜麗娘：先生叫你背。
春　香：叫你背呀。
陳最良：我叫你背呀！
春　香：我是爛熟的了。
陳最良：爛熟的了，我也聽一聽。拿來背！
〔春香拿書偷着翻看〕
陳最良：不要看，拿來！
春　香：先生背書。（將書擲在陳最良桌上）
陳最良：唔！朝了上。

春　香：（學陳）朝了上。（面朝外立）

陳最良：背呀！

春　香：等我想一想啊。

陳最良：背呀！

春　香：我剛剛想起，被你『背呀』又碰回去了。

陳最良：背！

春　香：（想）啊小姐，提我一個字吧！

杜麗娘：關。

春　香：噢關，關，關……

陳最良：關關。

春　香：噢關關，關關，關關……

陳最良：雎鳩。

春　香：噢，關關雎鳩，關關雎鳩……

陳最良：在呀。

春　香：關關雎鳩，在……

陳最良：在甚麼？

春　香：『在甚麼』，『在甚麼』……

陳最良：哎，在河之洲。

春　香：呀啐！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先生，瞧我是爛熟的了不是？

陳最良：哈哈，一字也背不出，反說爛熟的了。

春　香：這還不熟哇？

陳最良：拿去再讀！

春　香：本是爛熟的了，還要讀！

陳最良：女學生，聽講。

杜麗娘：是。

陳最良：關關是鳥聲，雎鳩乃是鳥名也。

春　香：先生，那個鳥兒是怎樣的叫法，你可能學與我們聽聽啊？

陳最良：我如何學得鳥叫哇！
春　香：我看你也是學不來。
陳最良：去！此鳥性喜幽靜，在河之洲……
春　香：先生你講的我曉得了。
陳最良：你曉得甚麽？
春　香：不是昨日是前日，呀啐，不是今年是去年，我衙門內關着個斑鳩兒，被小姐一放，『呀嘚兒』，一飛、飛到何知州衙門內去了。你講的可是這個故事麽？
陳最良：哎，這是『興』哪。
春　香：一丟丟的小鳥兒嘛，有甚麽興介！
陳最良：哎，興者起也，起那下文。
春　香：（學陳最良）起那下文。
陳最良：去！——窈窕淑女，是幽閒貞靜的女子；君子好逑，有那等君子，好好去求她。
春　香：先生，好端端的人兒爲甚麽要去求她呀？啊？啊？

陳最良：逑者匹配之意。依註講解，只管胡纏！

春　香：哪個胡纏你！

杜麗娘：依註講解，學生自會。先生但把詩經大意，敎道一番。

陳最良：聽講。春香你也聽着呀！

春　香：是。

陳最良：（唱『掉角兒』）

論六經詩經最葩，

閨門內有許多風雅，

有指證姜嫄產娃，

不嫉妬后妃賢達，

更有那咏鷄鳴、傷燕羽、泣江皐、思漢廣、洗淨鉛華。

春　香：（在陳唱時撕紙，吹紙，學跑竹馬）呀嚕兒……

陳最良：唔！

（接唱）有風有化，

宜室宜家。

杜麗娘：請問先生，這經文有多少？

陳最良：詩三百，一言以蔽之。

（接唱）沒多些，

只這『無邪』兩字付與兒家。

〔春香盹睡〕

陳最良：春香，春……春香！

春　香：喲，書講得好聽呀！

陳最良：書已講完。——春香，取紙墨筆硯過來，與小姐寫字。

春　香：是。

杜麗娘：學生自會臨書，春香還勞先生把筆。

春　香：先生，小姐說自會臨書，我春香還勞先生把筆。

陳最良：你書也背不出，你還要寫甚麽字。

春　香：先生給我寫個潤硃兒罷。

陳最良：待我與你寫。春香磨墨。

春　香：是。（磨墨，向先生淘氣）

陳最良：（寫畢）拿去。

杜麗娘：春香，字完，送與先生看。

春　香：是。——小姐字完，送與先生看。

陳最良：待我看。嘖嘖嘖，寫得好！

春　香：小姐，先生在那裏讚你。

陳最良：我從來不曾見過女學生寫得這樣好字！——是甚麽格？

春　香：先生問你這是甚麽格？

杜麗娘：是衞夫人傳下美女簪花格。

春　香：小姐說是美女簪花格。

陳最良：果然寫得好！

春　香：先生，我也學個奴婢學夫人吧！

陳最良：你呀，尙早！

春　香：嗐嗐嗐！

陳最良：唔，去！

春　香：哎呀，我想個法兒去玩耍玩耍才好哇。——啊，小姐，我要出恭。

杜麗娘：對先生去說。

春　香：喲，這還要對先生去說。春香討出恭簽。

陳最良：啊，你才來得幾時，就要出去。

春　香：來了半日了。

陳最良：不許去！

春　香：哎喲，急得緊了嚧！

陳最良：如此去去就來。

春　香：是，我去去就來。（出門）——呀啐！我那裏要出甚麼恭，且到那邊去玩耍玩耍再來。（下）

杜麗娘：請問先生，師母的尊年？

陳最良：目下平頭六十。

杜麗娘：如此，待學生繡雙鞋兒，與師母上壽。

陳最良：生受你。

杜麗娘：請個樣兒。

陳最良：噢，依『孟子』上『不知足而爲履』吧！

杜麗娘：謹依先生之命。——春香去了半日，怎麽還不見來？

陳最良：是呀，春香去了半日，怎麽還不見來。——春香！春香！

〔春香上〕

春　香：咦哈咦哈！哎呀，我只管在此讀書，不知那邊有一座大花園，桃紅柳綠，哎呀呀，好耍子的嗟！好耍子的嗟！

陳最良：春香！

春　香：來了！

陳最良：在哪裏？

春　香：在這裏。

陳最良：快來！

春　香：來了！可恨這老頭兒，又在那裏叫了。（進門）——春香交簽！㊁

陳最良：過去！

春　香：啊小姐，你只管在此讀書，那邊還有一座大花園，桃紅柳綠，好耍子呀！

杜麗娘：先生在此。

春　香：好耍子呀，我們去吧！

陳最良：你自己去玩耍罷了，怎麽又來引誘小姐。我是要打的了！

春　香：先生，你要打哪一個？

陳最良：我要打你！

春　香：打哪個？

陳最良：打你！

春　香：打我呀？勸你將就些兒罷！

（唱『前腔』）

我是個女娘行，
那裏應文科判衙！

止不過識字兒，
書塗嫩鴉。
陳最良：古人讀書有囊螢的、趁月光的。
春　香：（接唱）待映月耀蟾蜍眼花；
待囊螢把蟲蟻兒活支煞。
陳最良：還有懸樑刺股的哩！
春　香：（接唱）比似你懸了樑，損頭髮；
刺了股，添瘢疤。
有甚光華！
〔內賣花聲〕
春　香：小姐！
（接唱）聽一聲聲賣花，
把讀書聲差。
小姐，外面有賣花的，我們買花去呀！

杜麗娘：先生在此。
陳最良：啊，又來引逗小姐，如此眞要打了！
春　香：你當眞要打？
陳最良：當眞要打。
春　香：果然要打？
陳最良：果然要打。
春　香：我會淘氣就會挨打。
陳最良：你不好好讀書，反來引誘小姐，着打！（打春香，春香奪板子）
春　香：呀啐！

（唱）　你待打我這嫩娃娃，
　　　桃李門牆，
　　險把負荆人唬煞。
　〔春香放手，陳最良倒地〕

陳最良：哎喲喲！氣死我也！

春　香：（哭）喂呀！先生打了我了！

陳最良：明日告訴相公，我要辭館了。

杜麗娘：先生請息怒，待學生去責治她。

陳最良：好，你去責治她。——春香，你怎麽連先生也打起來了！

杜麗娘：賤人拾起家法來！

春　香：是。

杜麗娘：取來！

春　香：送與先生罷。

杜麗娘：拿過來。對先生跪了。

春　香：跪了小姐罷。

杜麗娘：胡說，對先生跪了！

春　香：跪了小姐罷！

杜麗娘：胡說！

春　香：春香跪先生。

陳最良：哪個要你跪？
春　香：哪個給你跪！
杜麗娘：賤人，賤人，自古一日爲師……
陳最良：是呀，一日爲師。
杜麗娘：終身爲父。
陳最良：是呀，終身爲父。
杜麗娘：難道先生打你不得？
陳最良：是呀，難道我倒打你不得！
杜麗娘：反去唐突先生。
春　香：哪個唐突先生？
陳最良：反來唐突於我。
春　香：（學陳最良）反來唐突於我。
杜麗娘：自今以後呵——
（唱『前腔』）

手不許把鞦韆索拿，
腳不許把花園路踏。

春　香：嘴兒說說吧！

杜麗娘：還嘴！

（接唱）這招風嘴把香頭來綽疤！

春　香：把眼睛瞧瞧罷！

杜麗娘：（接唱）招花眼把繡針兒活簽瞎！

春　香：瞎了眼，是沒有用了呀！

杜麗娘：（接唱）只要你守硯台，
跟書案，
伴詩云，
陪子曰，
沒些些爭差。
賤人！（打春香，春香哭）

（接唱）只問你幾絲兒頭髮，
幾條兒背花，
敢也怕些些，
須夫人堂上那些家法。
賤人，賤人！
春　香：先生與我討個人情兒吧！
陳最良：怎麽，要我與你討個人情？哈哈哈！——問她下次可還敢了？
杜麗娘：先生問你下次可還敢了？
春　香：下次還敢……
陳最良：唔！
春　香：下次再不敢了。
陳最良：女學生，她既知罪，饒了她罷。
杜麗娘：起來！
春　香：是。

杜麗娘：謝過先生。
春　香：謝了小姐罷。
杜麗娘：胡說！
春　香：是。——多謝先生討饒。
陳最良：今後不可如此。
春　香：（做鬼臉）吶兒！
陳最良：哈哈哈！春香，不是我做先生的苦苦地責治你。
（唱『尾聲』）
女弟子則爭個不求聞達，
和男學生一般兒教法。
內　：老爺請先生講話。
陳最良：知道了。——春香，你們完了功課，方可回衙。我陪相公閒話去了。
（接唱）怎辜負這一弄明窗新絳紗。
杜麗娘：春香，送了先生出去。

春　香：是。——春香送先生。
陳最良：春香，你眞乃頑皮呀。
春　香：我送先生啊。（在陳背上貼剪紙）
陳最良：嗯哼！（下）
春　香：啐！老白毛，老厭物，不知趣的老村牛！
杜麗娘：春香，爲何背後罵先生！
春　香：小姐，背後罵他，是不聽見的。
杜麗娘：胡說！下次不可。
春　香：是。
杜麗娘：春香，你方才說的大花園在哪裏？
春　香：小姐，你自去讀書，不要學我這死丫頭是要玩耍的。
杜麗娘：這丫頭倒來放刁！可有？你實對我明說，我也要去遊玩遊玩。
春　香：噢，小姐眞個要去玩耍麽？
杜麗娘：正是。

春　香：哪哪哪，那不是大花園麽？
杜麗娘：可有景緻？
春　香：有景緻。　亭台六七座，鞦韆一兩架；遶的流觴曲水，面着太湖山石，奇花異
　　草，委實秀麗得緊。
杜麗娘：原來有這等好所在。
春　香：今日去吧？
杜麗娘：今日不好；待等大後日，老爺下鄉勸農，你吩咐花郎，打掃亭台，掃除花徑，和
　　你去遊玩便了。
春　香：請小姐用午饌。
杜麗娘：（念）　也曾飛絮謝家庭，
春　香：　　　欲化西園蝶未成，
杜麗娘：　　　無限春愁莫相問，
春　香：　　　綠陰終借暫時行。
杜麗娘：春香隨我來。（下）

春　香：是。——好了，待等大後日，就要玩耍去了。這就好了，這就好了！

〔春香下〕

——劇　終——

㊀原詞爲：『正是：有福之人人服侍，無福之人服侍人。』（爲湯顯祖原著中所無。）這兩句詞與春香性格不合，故採用了『牡丹亭——肅苑』中春香念的『年光到處皆堪賞，說與癡翁總不知』來代替。

㊁按原本，春香念：『待我作個出恭不完的意思……』然後作繫褲帶狀，因舞台形象不好，連同『恭也沒有出完……』等詞句，一併删去。

定價 ¥ 3,500